

# 星期天夜光杯

本报副刊部主编 2020年2月16日 星期日 第820期 |

新民晚报

| 本版编辑: 殷健灵 视觉设计: 戚黎明 编辑邮箱: yjl@xmwb.com.cn

11



■ 2003年参加非典采访团

祝福新民晚报读者朋友  
身体健康! 国泰民安!  
毕淑敏  
2020.2.10 北京

■ 毕淑敏题赠新民晚报读者

## 1 天崩地裂 想象成真

关于新冠病毒,毕淑敏并没有比普通人知道得更早。“最初是从电视里看到,立马给武汉的朋友打电话,问近况如何。他们似乎没有什么特殊感觉,答一切如常。但我经历过非典,知道这种不明原因的肺炎,很可能蕴含着深重的灾难。”于是那些天,她非常关注新闻报道,“后来有几天没消息了。是突然好转了,莫名其妙地消失了?还是潜伏着人为的因素。不得其解,心中万分不安。”毕淑敏心有不甘地说,当她听到钟南山教授宣布“人传人”时,“霎时间只觉天崩地裂”。

这天崩地裂,是因为她了解病毒,了解城市,也了解人性。“我在非典采访中,涉及各个层面,得到的信息量比一般人要多一些。《花冠病毒》的写作,也非急就篇,是在非典结束大约七八年之后。我得以有更多的时间来收集资料和沉淀思考。”所以,她得出了“人类和病毒必有一战,甚至多次血战”的结论。关于瘟疫爆发之后的那些情况,毕淑敏冷峻地说,“都是可以想象出来的。”

比如物资缺乏,也是可以想象到的,“任何灾难时刻,对于一个人口大国,民众的自保本能就是囤积生活必需品。城市再储备丰富,也经不住这种极求生欲下的物资‘挤兑’。”她进一步说明道,“我很担忧,若在一个超大城市发生瘟疫,会让问题变得极为复杂和令人惊悚。”于是,她选择了一个千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落笔。

■ 《花冠病毒》书影



■ 毕淑敏近影



## 2 曾经闻过 SARS 气味

惊悚的感觉,这些年从未远离过毕淑敏。2003年的那次采访非典,从5月横跨至7月,辗转北京接治重症病人较多的佑安医院、朝阳医院、小汤山医院,还有北京疾控中心、基层防疫站和军事医学科学院等等。“在我的提议下,又去了外交部和国家气象中心、医疗垃圾处理中心……”

“与SARS病毒如此贴近,我觉得自己闻到了它的味道。”毕淑敏顿了顿说,“病毒是没有味道的,我闻到的也许是排泄物和消毒液混合的味道。但袋子密封非常严,这味道也是闻不到的,只是我充满惊悚的幻觉。”

## 3 共同战斗 须有信心

武汉抗疫,已是一场14亿中国人的共同战斗。小到每个普通人。毕淑敏这个春节过得寂静而简单,“我连春晚都没有看完就睡下了。因为好的完整的睡眠,对身体的抵抗力非常重要。”大年初一吃的是速冻饺子,买菜需要外出,得尽量减免,“一是我和先生都已年近七十,保护不好自己,就是给子女和他人添麻烦;二是我家口罩基本用罄,现在都是旧口罩喷酒精晾干后再用,隔离效果不一定完善。”

大到家国天下。身在北京的毕淑敏很关注疫情的发展。“我会为医务人员的英勇献身而落泪,也为一天增长的病患数字而忧心如焚,更望眼欲穿地期待解药和拐点的出现。”不过,以她当医生的经

历和采访非典的经验,她相信这场搏杀惨烈而艰巨,“不能寄希望于速决,要有打持久战的准备。”

要打持久战,什么最重要?这位有着心理医师资格证的作家,在《花冠病毒》的自序中写道:“在身体和心灵遭遇突变,就像本书中出现的那种极端困厄情况,最终能依靠的必是你的心理能量。”八年过去,她依然认为心理能量非常重要,“现在还没有特效药,唯一能指望的就是我们的心理不被摧毁,然后调动我们机体的所有力量来与病魔抗争。那天我听到一线报道说,信心比药物更重要。我很赞同这种说法。防疫中不要放弃信念,一旦染病,更是不放弃、不灰心,调动最大的抵抗力争取康复。”

# 毕淑敏

## 一次不愿成为「预言」的写作

孙佳音

4

### 如不悔改 灾难不远

展望前方,毕淑敏说,她相信中国人民最终一定能战胜疫情。她补充道:“教训惨烈,会汲取了吧?我对人类的良知抱有审慎的信心。真的不思悔改,灾难肯定会在不远处等待我们。对这一点,没有侥幸。”她继续忧心忡忡道,“为什么要写《花冠病毒》,就是害怕瘟疫的再次袭来。上次已经很明确地锁定了野生动物是病毒的宿主,但人们还是好了伤疤忘了疼,继续重蹈覆辙,大啖野生动物,甚至把这当成荣耀和不同凡响。多么愚昧和危险的想法和行为。一个人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,会奇怪他为什么不吸取教训。我们再不能跌倒第三次了。”

在小说的封底,毕淑敏问道:“人类与病毒的血战还在继续,命运将把他们带向哪里?”毕淑敏自问自答般说,病毒远比人类更为古老。“如果一定要说谁是地球主人,病毒一定比我们更有资格。病毒肆虐,它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异?为何从原来的状态奔逸而出,疯狂地侵袭损害人类?我们如何与大自然的各种生物和平共处于这颗蔚蓝色的星球上?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深思考。不然的话,灾难骤起时,我们不知道它从何而来。灾难离开时,我们也不清楚它因何而去。”如果只能跟晚报读者说一句话,毕淑敏想说——敬畏所有的生命,善待地球上的一切。

### >>> 记者手记

## 如有征召,必担使命

17年前,跟毕淑敏一起去采访的还有另外七人,都是报告文学家。别人都是写了请战书主动要求去的,她没有写。因为毕淑敏当时与母亲同住,老人已是肝癌晚期,生命已经以月和星期来计算,毕淑敏怕母亲一旦病危……

“我这一去,很可能连月隔离,我若给她送不了终,她会遗憾,我也终生不能原谅自己。所以作协同我商议此事时,我说,容我想一想。我母亲当时在床边听到了这个电话,大致的意思她明白了,就对我说,国家有难,征召你,你岂有不去的道理。我说,我担心你。她摸着我的头说,孩子,我答应你,你去为众人的事儿忙吧。我活着等你回来……我就在第二天出征了。”

哪怕过去了17年,哪怕因为疫情采访不得不隔着上海到北京的距离,我仍然感受到一个作家滚烫的赤诚,尤其她还说,“我相信中国人民这一次一定能战胜疫情。疫情中,如有征召,我必担当使命。”

我想,正是因为有许许多多像毕淑敏这样“必担当使命”的医生护士、建设工人、基层干部,有平凡又可敬的普通劳动者,有善良的同胞,有自律的老百姓,疫情才会在未来被平复,被战胜。我也想,他们和我们,在更遥远的未来,再没有被“征召”的机会,再不用医生剃发出征,工人连续熬夜,再无须含泪告别,舍小家为大家。我还想,每一个小家好,大家便是好的。

孙佳音